



老杨图说



人人都有强迫症

□文/图 杨轻抒

出门理发，碰见一个熟人步履匆匆。问他急啥，他说刚才好像忘了锁门，得回去看看。然后一脸无奈，说也不知道是咋了，明明才干完的事情，总是会觉得不放心，明明是锁了车的，非要倒回去再摁一下钥匙才心里踏实。

我安慰他，人人都这样，正常正常。他说是吗？

经常去的理发店关着门，师傅不知道上哪去了，也没贴张纸片发个公告。旁边还有一家理发店，夫妻店。夫妻俩不认识我，但我认识他们——之前他们的店在南巷时我经常从门前过。

老公瘦，早年就瘦。人说瘦子显老，但在他身上看不太出来，毕竟他不是先胖后瘦，所以我从镜子里认真端详了好一会，才确信他也沧桑了。

他问我喜欢啥发型。我说我喜欢管个啥用，还不是看你水平？要是等会儿别人觉得难看，那说明你手艺臭。

他说哎呀呀这样说就不好弄了。你不干我们这行，不懂，我们理发就跟厨师炒菜一样，先要征求客人意见，客人满意才叫手艺好。

我心里道，这人做事倒是灵活呢。

我进去的时候不只他们夫妻两个在店里，还有一个人，正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。那个人我没太注意长相，也没认真听他们聊些啥，只隐约记得那人见有客来，说了几句什么，径直走了。当我跟理发师聊那么瘦的时候，他说刚才那个人瘦不瘦？麻杆一样，连骨带皮不超过90斤，那才叫瘦嘛。然后他突然学了一句赵本山小品《卖拐》里的台词：腿短脖子粗，不是大款就是伙夫！然后哈哈大笑。他老婆说，就是，别人当厨师，当得肥头大耳的，他反倒像饿了三三天三夜一样。

人家叫明瘦暗肥。他叹息说。

我觉得他们在对暗语说黑话。

他解释，说那个人瘦，钱包可不瘦。那人在饭馆当厨师，每月好几千块钱的工资，不低了；还找了个公司当门卫——白天他老婆负责，晚上他负责，一个月工资两千多。关键是他还捡破烂——每天早上四点多就起床去翻垃圾桶，晚上下班了还去翻一回。

我感觉有点肠胃不舒服——一双才翻了垃圾桶的手，转身就给你上一盘鱼香肉丝，这算什么？

他说这有啥？你能保证其他厨师的手就干净得很？

这话倒也有理，比那人不干净的手多了去了。

但是我不理解的是那人为啥要去翻垃圾桶，是家庭负担过重，还是真有啥难事？

理发师说他有啥负担？儿孙满堂，谁要他出钱出力？他就是搞惯了毛病——一天不翻垃圾桶就觉得活着没意思。

我笑，这不是强迫症吗？

对，强迫症！他说，他这就是强迫症。

关于老人翻垃圾桶，这两年确实看见的次数多了，但我也确实搞不清老人街头翻垃圾桶是出于生活窘迫还是一种习惯。有个朋友抱怨他父亲，非要种着家里的那三分地，自己干不动，栽秧打谷都是叫他回去，还不准花钱承包给别人干，朋友说，这到底咋想的？

可能这也叫强迫症。我心想。

关于强迫症，医学上有详细的解释，但是我始终不是特别信服，单纯把它当成一种精神类疾病，尤其是病症的诱因不跟个人生活经历联系起来，始终让人觉得是就事论事。而凡是不讲前因后果就就事论事，动机都很可疑。他也收你店里的废品？我问，你给他？

理发师笑，说，我才不给他呢。我给那些看起来穿得破烂的老年人。

你能确定那些穿得破烂的就一定是因为生活困难？我哪能保证？他说，不过，至少人家看起来不像是生活得好嘛。反正我觉得我不给他，是为他好，帮他治他的强迫症哈哈。

边理发边聊天，聊着聊着我发现问题——开始我告诉他别把头发给我搞得那么短了，不习惯，但他好像忘了，镜子里的那个脑袋明显让我感觉陌生。

他哦一声，说哎呀，我也不晓得自己咋个的，非要把人家头发剪短心头才觉得舒服。这咋办呢？

我说还能咋办？还能倒回去不成？要不，我少给两块钱，也帮你治一下强迫症？

处暑过后，“秋老虎”突然开始发威，川西平原热得让人无语。咱惹不起躲得起，填了张公休假条，抓起几本书，来到一个叫石门村的地方避暑。刚住下第二天，市作协秘书长就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参加周五举办的一个文学讲座活动，并负责撰写活动的信息通报稿。

放下电话，我心里涌出一种本能的抵触。倒不是我不爱学习，也不是不虚心。类似的文学讲座，参加过不少次，对那种正襟危坐、课堂式的分享，早就有些审美疲劳。同质化的演讲内容，时常让人听着哈欠连连。甚至固执地认为，码字主要靠作者自己的天赋加持，并非一两堂讲座，就能让人立马开悟，有脱胎换骨的提升。我听过不少名家讲座，时至今日，也没有名家附体的灵光一闪。不过，临时工作群的一则小贴子，让我眼里顿时放光。得知讲座嘉宾是青年散文家吴佳骏时，心里有一丝莫名的期待。像打了鸡血一样，立马收拾行装打道回府。

和吴佳骏曾有过一面之缘，也是多年的微信好友，但平时交流不多。加之我对自己的文字，总缺少那么点自信，一直没有勇气贸然给他私传稿子。不外乎逢年过节时，礼节性的一声问候，交往不咸不淡。

吴佳骏作为一名文学期刊的编辑，在散文圈有一定的知名度。他的散文形神合一，既有文学气息又有烟火味道，美得令我嫉妒。《我的乡村我的城》《小魂灵》《小街景》《行者孤旅》等，都是码放在我床头柜上的枕边书。

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好几次，都想大段抄他的散文，为我借鉴所用。若不是担心背负“抄袭”的骂名，也许真就这么干了。

风景线

夏雨之韵

□涂惠

夏天的雨，总是说来就来。宛如一场盛大而又神秘的灵魂洗礼。那密集的雨丝，仿若无数根无形的琴弦，在天地间肆意拨弄出一曲曲激昂而又深沉的乐章。

当夏日的骄阳正尽情释放着炙热的威力，闷热得仿佛要将一切都凝固之时，雨便悄然降临。起初，那若有若无的细微点滴，似是在悄然试探着这世间的温度与心境。让人们在这细雨绵绵之中，听着蛙声；此刻的蛙声，让人有了不一样的宁静感受，也便有了“雨来不知龙去处，一池草色万蛙鸣”。渐渐地，雨便势如破竹，愈发迅猛，仿若积攒了亿万年的激情与力量，毫无保留地倾盆而下，那种“风驱急雨洒高城，云压轻雷殷地声”，又若“雷车动地电火明，急雨遂作盆盎倾”，便将天地间的炎热洗净，将枝头的绿叶洗得更加明亮。此时，若站在雨中，炎热的身体，定能感受到彻骨的清凉。

夏天的雨，对大地总是深情拥抱的。当它重重地砸落在广袤的原野上，敲打着坚硬的土地，那原本干涸皸裂的地表，便被瞬间润泽，久旱的心田迎来的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甘露，滋润着每一寸植被，让绿叶愈发鲜翠欲滴，花朵绽放得更为绚丽夺目，大自然在这雨中焕发出蓬勃的新生与无尽的活力。人为了“疏帘小簾清如水，正是南窗梦觉时”的舒适。而有时，它似乎带着某种情绪，无情地肆意妄为，不顾一切，把好好的城市给淹了个透，也不听庄稼的哭泣便撒手而去，真是让人深深体会到“狂风飘黑云生，霎霎高林簇雨声。夜久雨休风未定，断云流月却斜明”的痛苦。

当然，更多的時候，夏天的雨更像是一位冷峻的智者。它冲刷着世间的浮华与喧嚣，洗去人们心头堆积的疲惫与烦恼。那噼里啪啦的雨声，仿佛是大自然在轻声诉说着人生的无常与变幻，让人们在这急促的节奏中被迫沉静下来，去思索生命的意义、去感悟岁月的流转。它让人们在这短暂的片刻中，抛开一切世俗的羁绊与执念，回归内心最纯粹的那片宁静与澄澈。是的，炎热的夏天，最盼望的就是下一场雨。如果你能伫立于窗，你会感受到它的磅礴，总吐露着诗意。它不懂迂回矜持，甚至不懂含蓄的暗示。它就是自然的慷慨馈赠，亦是对于人类灵魂的深刻触动。它总是以它独特的方式，在炎热的季节里演绎着一场场惊心动魄的生命之歌。

其实，人生也总是有很多事情如夏天的雨那般，忽然而至，让我们望而生畏。此刻，与其担忧，不如迎难而上，只有无所畏惧，才能战胜心中的畏惧。

无论如何，我是喜欢夏天的雨的。喜欢它的随心所欲，无所顾忌，喜欢它说来就来、说去就去的气性，更喜欢它总能给人带来那种，全无半点阴霾的美好。

养丘记

□非尔

儿时，我曾经亲手养活过一座山丘。尽管那丘峰仅有方寸之微，但它奇崛峭峻，生机盎然，独美其美。毫不夸张地讲，它是少年时代灵光乍现的得意之作。

那个雪后初晴的星期天，我率领弟弟妹妹爬上乡村中学食堂背后的煤渣坡，一边打闹嬉玩一边提个竹篮拾二炭。我们的童年时光，天真的玩乐总是与某项务实的劳作相伴而行。我们会在牧鸭时赤脚踏下溪流摸几条银肚小鱼，薅秧拔稗草的过程中捎带掏一个秧鸡窝，田埂上割猪草一路摘食酸酸草野莓子解个馋嘴……那天，我们在余温尚存的煤渣坡上一边蹦跳着烘脚取暖，一边扒拉出烧过的炭饼，摔打抖掉掉燃透的灰壳，用树枝将附着在炭花核上的乌黑残煤一点一点剔刮下来，盛入篮中。我们把这叫做“捡二炭”，带回家，是可以添作灶台柴火的。剔光了煤核的炭花最后只剩骨胎，一块块晶体凝结，形状嶙峋，起伏跌宕，棱形的云母屑片灼灼闪光。我捧起其中一尊细细端详，不觉心中一动：有奇峰异谷，有峭壁怪岩，还有几眼溶洞勾连，这简直就是一座精美绝伦的小山丘啊！

接下来的故事情节顺理成章。我爱不释手，把它捧在怀中搬回家，我要把这座从煤堆里淘出来的“死丘”养“活”！

我寻来两捧水泥，调成羹，薄薄地浇铸小丘，让它身子骨更加坚挺。待水泥晾干后，又通体淋一层稀泥。然后，我从老墙根下用小铲取来带根须的幽绿苔衣，给小丘全身一点一点移植嵌贴，细细打理熨帖。完了，让小丘坐进一只破旧瓷盆，蓄上水，把它搬进家门口的校园菜圃里，让它餐

风饮露。头几天，一袭苔衣有点儿发蔫，泛黄，呈现枯萎之势。但渐渐地，它缓过劲来，开始凭借小丘身上那层薄泥串根返青。这种原始古老植物的生存繁衍能力令人刮目，一些时日过去，小丘峰已然郁郁葱葱，显露出鲜活的精神头。另一些草芽也星星点点冒出，宛若山地丛林，有黑色蚁上上下下，翻山越岭，乐此不疲。

学校美术老师偶尔路过我家门口，眼睛一亮：嗨，好漂亮的一口盆景！我才知道，我异想天开养出来的小丘，还配得上这么一个洋气的名头。

我把养活的小山丘捧进屋子，小心翼翼地置放于正屋中央的土漆五屉柜桌面，与一只多时没有插花的空玻璃花瓶和一台“红梅牌”收音机比肩并列，共同构成清贫家中最为显赫的摆设。背后墙壁上，贴有一张极富年代感的彩色样板戏剧照。

白天，那一丘小山郁郁于斗室，给暗淡的生活平添一抹亮色。夜晚，我把它搬到室外园圃中，让它每一寸肌肤舒张吮吸地气与天泽，承蒙自然滋养。入夏一日，夜深人静时，家中忽有蝉声悠悠。循声寻觅，一只蝉蝇粘贴在炭花石缝隙间，它是真把此地当作一坡荒野山林了。

这一丘小山，伴我从童年成长为少年。那年夏天闹地震，一天半夜，我梦中被喧哗惊醒，迷迷糊糊下床捧起小山丘往屋外避震，脚下打软，一头摔倒在台阶上。我的小山丘瞬间坠地，碎为齑粉。那一刻，并没有山崩地裂的震荡，甚至没有一声惊天动地的响动。我呆坐地上，心痛难受得眼泪长流。

夜尽天明，众生无恙，唯有我的小山丘悄然遁形。我用撮箕扫帚将坍塌的一堆残渣扫拢殆尽，将它们倾撒入门前那一棚菜圃中。让我的一丘小山回归归尘埃之境，在畦垄间化作别样一番趣味，涅槃重生。

生活志

即兴发挥

□侯为标

想到信息通稿，我不敢疏忽。便在微信里交流，请他把PDF演讲文档，传给我先消化一下。

意外的是，他居然回复没有准备任何文档。我一脸懵圈，两个多小时的讲座，难道连个提纲都没有？这样不按套路出牌的演讲，我还头一次遇到，可以说颠覆了我对以往一些讲座的认知。

第二天上午，讲座如期进行。吴佳骏取下左肩挎着一个灰白相间的布袋，袋子上，竟印着醒目的“偏见”二字。毫不掩饰自己作为文学青年的棱角和个性，我甚至看到了他胸有成竹，嘴角上扬的弧度。

事先为他准备好的笔记本电脑，被晾在一旁，连鼠标都没碰一下。他以“我编过的好小说好散文”开篇，分享自己对小说、散文的编年体会。结合对莫言、阿来、余华、苏童、史铁生、李娟等名家名作的解读，阐述自己对好小说、好散文的审美标准和理解尺度。

“脱口秀”式的讲座丝滑顺滑，从头到尾不卡壳。没有套路，更没有套话，都是实操性很强的干货。和那种严谨有余、活泼不足、照着PDF文档念台词的演讲相比，完全是两码事。百余名文学爱好者洗耳恭听，沉浸在他出口成章的文字海洋里，课堂上，没有人悄悄去洗手间或出去抽烟。

《文心雕龙·知音》言：“凡操千曲而后晓声，观千剑而后识器。”我知道，吴佳骏看似信手拈来的演讲，实则是他日积月累，海量知识的积淀在发酵，是水到渠成、长期修炼的功底使然。

也许我无权对某些讲座形式指手画脚，只是个人更喜欢吴佳骏这样与众不同，打破固有讲座模式的即兴发挥。年轻作家身上敢于挑战，博学健谈的那股朝气，好些天都在眼前晃动。

不出门的旅行

□方兰

这个八月很热。多地气温红红火火高达四十多度，甚至有的学校都因高温而让学，延迟开学日。这个热，不仅是空气中的热浪滚滚，还有心里的热气腾腾，这个热，就是巴黎奥运会。

世界那么大，谁都想去看看。暑假是大家出去玩放空，玩放松的旺季，我哪里都没去，却照样很治愈，是那种治标并治本的，治愈。因为奥运。

守着电视和网络看巴黎奥运会，眼睛不时发热，那是热泪盈眶；心里不时发热，是因为热血沸腾。虽赛事早已结束却犹在昨日，听得最多的，是五星红旗在世界舞台中间荣耀升起的壮歌：“起来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……”，看得最激动的，是中国运动健儿们那明亮炫目，力量蒸腾的身姿与风采。

破纪录的金牌一个接一个，新生代的小将们一个又一个。

“我很累，但如果祖国需要我，我可以再打三个小时，因为中国能带给我力量。”打破垄断，为中国勇夺首枚奥运会网球女单金牌的小姑娘郑钦文说。玩过网球的都知道，这项运动需要金钢钻般的体力和意志。任何一场比赛，如果缺少了巨大的专注力与心理抗压能力这两个“技巧”，是不会成功的。一个才华与思想兼具的新一代体育领军小将，不为积分不为奖金只为祖国而打，怎不叫人感慨动容？

同样争气的还有年少没到或刚到“2字头”的新生代冠军潘展乐与邓雅文等“小孩哥”“小孩姐”。人称“飞鱼”的百米自由泳冠军潘展乐，讲自己赛前热情招呼某国对手，得到的却是热脸贴冷屁股，19岁的乐乐虽不爽，但他没有内耗，也没有冲动，更没有认怂，而是憋着一口气，用实力打破偏见，证明自己。这样一个小插曲，看似“小孩子气”，内心却藏着大气，潘展乐化挫为勇，打破垄断，完胜对手，这才是赛场上的零零后最正确的打开方式。

谁说咱们零零后吃不了苦？奥运会上，小轮车是挑战人类地心引力的一项小众极限运动，本是某些国家所独有。但在今年八月，才刚刚成年的小姑娘邓雅文，力克欧美成熟选手，扬我国威，夺得中国在小轮车运动项目上的第一枚金牌！赛场上的六十秒功夫，又美又飒的360度凌空漫步，还有她身上那些藏也藏不住的伤口，直看得人惊心动魄。她表演的何止是小轮车，更是每天练50趟摔50趟的“有苦硬吃”的长成，是“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”的坚持不懈。

我突然发现，这哪是赛事哦？分明是顶好顶好的一趟世界多国深度游。每一个项目，每一轮比赛，每一次夺冠，都看得人热血沸腾，耳畔不时响起阵阵呐喊声、尖叫声、欢呼声。沉浸于这“绝美人风光”里的脸，喜怒哀乐在上面跑来跑去。

每一位竭尽全力运动健儿都让人看不够，他们流露出来的气息，展示出来的能量，身上每一寸都在争冠的肌肉，是世间最好的风景。他们的一颦一笑，一举一动，是一本读不够也读不尽的书，让人看着看着，身心开始变年轻。

又一个新的九月来了，孩子们开启了新的学期，零零后们踏上了新的征程，我想借易中天教授的话说：“他们真好，年轻真好，好到我觉得这一生忽然就有了寄托和希望，我想看他们健康成长，长命百岁，未来有成，万事顺遂！”

扫描头条二维码关注“纵目”
触摸人文德阳的温度